

瘧症門

一感濕熱之氣忽又傷風口噤不能言項背几几足攣急角弓反張人以為太陽傷寒也誰知乃太陽之瘧症乎夫瘧症亦有三陽三陰之殊亦能傳經與傷寒無異但傷寒單傷於風而瘧則濕熱合成之也似乎治傷寒可單治風而無難而瘧宜兼治寒熱而無異也不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一邪相犯已是正虧況三邪同犯乎補正以祛邪治瘧無難速愈或謂一邪相犯尚須祛之為先三邪並犯則邪氣彌滿非用祛邪之藥安能濟哉不知一邪之犯其力專眾邪之犯其勢散力專宜攻勢散者可於補中行其攻之之法又何不濟之有無如其症似傷寒不敢驟用補也所以殺人苟知可補之法而分症治之實易易也如見太陽之瘧不可徑治太陽之邪宜補太陽之正太陽正氣旺而三邪不治自散矣五苓散加減治之白朮一兩白茯苓一兩澤瀉三錢猪苓一錢羌活五分桂枝三分水煎服一劑反張定二劑口噤擊急除三劑諸症盡瘧五苓耑利膀胱之水三邪之中最難祛者濕耳濕去則火隨水瀉風邪無黨矣故少用羌桂以祛風風自易解然五苓亦非單利濕也其苓朮原能健脾生胃今以之為君則補重利輕所以建功之速儻少用之則攻多於補亦何益哉此苓朮所以多用也

一感濕熱之氣又感風邪頭項強直目左右視手足搐搦人以為少陽傷寒也誰知少陽瘧症乎夫少陽居半表半裏之間勢欲入肝也而其意猶欲入陽明故三邪同感而目所以左右視以審量於二者之間耳手足搐搦者風性動而濕性靜風欲動而濕挽之濕欲靜而風激之熱邪又從中冲擊此搐搦所以起也搐搦不已風又引而上行於是項不利濕氣留中遂至強直矣治法必和少陽之正氣少用散

邪之品易於解紛也。小柴胡加減治之。柴胡一錢，白朮五錢，當歸三錢，茯苓五錢，黃芩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病減，二劑全愈。小柴胡和少陽聖方也。今加歸朮以補肝中之氣，使肝旺而邪不敢入於肝。加茯苓以健脾利濕，則邪不敢回於胃。且同柴苓以祛風熱，引之共入膀胱，尤易下走。此又法之至神者也。安得不連痊者哉。

一感濕熱之氣。又感風邪。手足牽引。肉瞶胸脹。低頭下視。肘膝相構。人以為陽明傷寒也。誰知乃陽明之痙症乎。夫陽明胃土也。風入於胃。必變為熱。況又厚感熱氣。則熱以濟熱。宜發汗亡陽。何以肉瞶胸脹而不發狂。手足牽引而不出汗。反低頭視下。無登高而呼之症。肘膝相構。無棄衣而走之病。正以濕邪混之也。蓋陽明火最惡者燥耳。今濕氣在胃。雖侮胃中之土。而亦益胃中之燥。即發汗而不至亡陽發狂也。世人不知。妄用風藥散表。遂至汗出不止。張夫子曾用大承氣以下其邪。然脾旺者不致損傷脾氣。否則下之亡陰。恐有意外之虞也。然則三邪同入胃中。將何以解之。治法不可不治胃。而又不可傷胃。也用全陰救胃湯。元參五錢，茯苓五錢，桃仁一錢，葛根一錢，人參一錢，麥冬五錢，水煎服。二劑全愈。妙在資胃中之陰。不損胃中之氣。以元參去熱。葛根去風。茯苓去濕。又得人參生胃。麥冬生肺。則桃仁不亦可以止乎。不知桃仁最動之味。三邪入胃。未免有觀望之意。況補多於攻。邪得補而流連。亦未可知。加入桃仁性急之物。補既不濟。攻亦不緩。始相濟有成也。

一感濕熱之氣。又感風邪。發熱腹疼。肌肉顫動。四肢堅急。人以為太陰傷寒也。誰知乃太陰之痙症乎。太陰者脾土也。脾土濕土也。濕土何堪濕邪。再犯乎。濕入於脾。最難分消。濕邪去而根尚在一。再感濕。仍如前病矣。況又加熱以鼓其炎。蒸又加風以生其波浪。自然中州反亂。四境騷然。堅急之熱成。顫動之形兆。僅用安土之品。則土旺無汎濫之虞。水乾無鬱勃之氣。風即欲作祟。而平成既奏。可以解慍矣。無

如世人不知治法動輒言下不知下多亡陰無陰灌注五臟七腑而胸腹手足何所取資以為養哉勢必緊急顫動更甚甚有亡陰而死者不可不慎也安土散白朮一兩茯苓五錢薏苡仁五錢車前三錢赤小豆一錢通草一錢柴胡五分石斛三錢水煎服此以利水之味為君仍是健脾之品蓋土旺自能制水況又利之乎此症是濕邪難治單攻其濕而風與熱邪自易吹散所謂攻邪必攻其堅也

一感濕熱又且感風遂成癰瘰身蹇足攣不能俛仰人以為少陰傷寒也誰知乃少陰瘕病乎少陰腎也宜熱而不宜寒宜濕而不宜燥何以瘕症有濕有熱而反成癰瘰蹇攣不能俛仰之症也不知腎最惡風腎之喜熱喜真火之生非喜邪火之剋也喜真水之養非喜邪水之傷也蓋邪火助燥邪水增濕耳二邪既入腎中腎已有尻以代踵脊以代頭之病又益以風能無癰瘰蹇攣之苦又何以俛仰哉仍治濕熱少佐以祛風之為得也用助腎辟邪丹茯苓五錢苡仁五錢防己一錢元參三錢稀簽草一錢水煎服此用防己治腎中之風苓苡去腎中之濕玄簽治腎中之熱三者均治何病之不可去哉夫腎宜補而不宜瀉今除三邪得非瀉腎乎不知苓苡雖利濕而不損陰防己雖去風而不傷氣玄簽雖去火而不滅火非瀉腎而仍是補腎乎儻瀉而不補烏能奏功之神哉

一感濕熱又感風邪厥逆下利舌卷囊縮背曲肩垂項似拔腰似折手足冷腰脹人以為厥陰傷寒也誰知厥陰之瘕症乎夫三邪合而成瘕邪入厥陰乃入肝木之經也其勢更急世人悞發其汗亦致動濕濕雖陰類然是外受之陰邪非肝中之真血也所動之陽奔於濕中為濕所沒必至亡陽蓋脫出之陽急疾飛騰如龍之出谷輕矯而不可遏今為濕滯則如蛇行匍匐儘力奔越終難飛去也故此症皆誤汗而成之也治法不可拘於散邪仍須補正補正奈何亦救其亡陽急使其回陽耳然陽所以亡者終由陰虛不能攝陽耳故補陽必須補陰而補厥陰之陰仍從少陰腎經以補之也回陽散瘕湯巴戟五

錢茯苓一兩 山藥五錢 防風五分 白芍五錢 炒梔子一錢 當歸五錢 白朮一兩 甘草一錢 水煎服。此方補肝之血。佐以除濕去風火之味。自是正治。而又補腎中之火。益以巴戟何居。正補少陰之謂也。蓋厥陰之本。非少陰之水不生。何必補腎中之火。誰知汗發亡陽之氣。盡從外瀉。腎中以無真火。單用寒涼以祛熱。則脾胃不勝其寒矣。巴戟溫腎。又不大熱。腎溫而陽回。肝清而陰足。陰陽和合。內氣既固。而外之三邪。不攻自破。況又有攻之者乎。此有益無損之法。千古未明。特表出之。

小兒頭搖手勁。目上視體戰。或吐而不瀉。瀉而不吐。人以為驚風抽掣也。誰知三邪合而成瘥乎。小兒純陽原不宜虛。然多食瓜果。濕留於胃。久則變熱。熱極生風。此風起於內。而不來於外也。世人不論虛實。投以抱龍丸。不效。改牛黃丸。又復不效。乃用金石腦麝香竄之藥。以開其竅。而鎮其驚。無不立亡。嗟嗟。自創立驚風二字。殺小兒不下數百萬矣。無聞其非者。南昌俞嘉言。頗知其失。大聲告戒。無如傳世既久。一時不可轉移。且嘉言有論無方。世亦不知治法。鐸聞師言甚悉。因暢論之。且傳方也。小兒易於成瘥者。因骨脆皮薄。不耐風邪。邪入腠理。便入臟腑。況小兒喜飲食。飲食之中。又喜寒惡熱。以致損傷脾胃。而成吐瀉。則陰陽兩虧。平日所受之濕。盡行越出。濕出而熱留臟腑之中。無陰相養。變成風象。以惑人。人亦即為所惑。但治風而不治濕。所以十人十死也。故此症斷不可祛風。一作風治。去生便遠。蓋實實無風。無風妄用風藥。倍耗其損傷之氣。安得不速其死哉。治法但補脾胃。止其吐瀉。則十人十生也。用救兒回生湯。人參一錢 白朮三錢 茯苓一錢 砂仁三粒 蘿卜子五分 山查五粒 厚朴三分 車前一錢 神麴三分 半夏五分 炒乾姜五分。以十歲為準。五歲者減半。一劑吐瀉止。二劑抽掣定。三劑全愈。此方補中有利。非呆補者可比。調和脾胃之內。則陰陽有既濟之歡。自無變動之苦也。或曰補之是也。少加去風散熱之味。未為不可。夫熱當夏令之時。可少加黃連以解暑。若值冬令。非惟不可用寒涼之味。且

宜增入辛熱之品。蓋小兒吐瀉後勢必變寒。況又冬令乎。是斷不可用寒涼也。至於風藥。無論四時。俱不可亂加。萬不得已。加柴胡二三分。未為大害也。

小兒吐瀉之後。口噤不出聲。手足軟急。人以為驚風搐搦也。誰知乃脾胃虛寒痙症乎。小兒純陽。先天腎氣。原自完固。無如後天之斷喪也。後天以脾胃為主。小兒喜食生冷。未有不傷後天者也。後天既傷。而先天亦損。自然變症紛紛。吐瀉之後。無津以潤腸胃。腸胃既乏。又有何氣以運動四肢。此手足所以掣急搐搦也。脾胃虧損。肝木必來相侮。而脾胃苦無液以供肝木之取資。則肝木大燥。燥極生火。火極生風。又其常也。肺見肝之剋脾胃也。欲出清肅之令以制肝。而報母之仇。無奈母為肝木所傷。則土弱而金不能強力難制肝。反為肝之所凌。肺又畏肝中之風火。惟恐逼乾肺氣。鉗口結舌。不敢出聲也。治法可不急治肝以救脾胃之虧乎。用活兒湯。白朮三錢。白茯苓五錢。人參二錢。白芍三錢。梔子五分。麥冬五分。枳殼三分。半夏五分。甘草二分。神麴五分。水煎服。一劑掣搦止。二劑口噤除。三劑全愈。此方平肝以扶脾胃之上。脾胃氣生。肺氣自旺。足以制肝。又何風火之不息哉。或謂肺弱不能制肝。自當補肺。不知補肺必用潤劑。又不補脾胃之濕乎。痙症正苦濕也。多用茯苓。所以去濕也。去濕而又用濕乎。故不若平肝以安肺。不可用潤肺。以害脾胃也。

小兒偶感風邪。發熱身戰。手背反張。人以為驚風之角弓反張也。誰知乃病痙中之寒邪乎。蓋小兒氣血未旺。不耐傷寒壯熱。故一時昏沉。非因風動驚也。故治小兒之傷寒。不可與大人一例同治。動用風藥以祛風。蓋風因虛入。治其虛。則風自外出。況只犯寒而不犯風。是原無風也。何可又祛風哉。儻輕用祛風。則風門大開。內風無可散。勢必損傷正氣。正氣一傷。營衛無蔽。腠理不密。且將勾引外風深入內臟。遂成不救之症矣。治法補其正氣。少加散邪之味。寒既易解。臟腑不傷。手到便奏功也。護子湯。人參一

錢茯苓三錢白朮二錢柴胡五分桂枝二分水煎服一劑驚定不二劑也亦何方之神乎蓋小兒初傷風寒必從太陽而入今用桂枝柴胡兩解太陽少陽之邪則邪不敢遁入陽明又有人參以固脾胃之氣則邪尤不敢入於中宮又加白朮以利腰膺茯苓以通膀胱則邪由外入者即散而柴胡以舒肝氣桂枝以煖脾胃之上正有益又何損哉世人不知治法妄捏驚風名目輕施發散鎮墜之味以至殺兒無算醫士不悟病家不知盡委之天數誰知萬鬼啼號於夜臺深可痛也吾願世人消滅驚風二字庶幾小兒之福否則江河日下又何有底止耶

女人新產之後忽手足攣搐口目歪斜頭搖項強甚則角弓反張人以為產後驚風也誰知乃亡血過多而成痙乎產後舊血已虧新血未長血舍空虧風尤易入原不必戶外賊風也即一舉而動風自內生覺兩腋之間風寒逼人一不慎而風入之矣然風雖易入而亦易出因虛而風入補虛風即出也然補之之法從血以補之乎抑從氣以補之也血亡不能速生而氣怯實宜補氣補氣則血尤易生血生而風又何存乎故血舍驅風尚非正治矧純用鎮驚之藥非下之石耶用救產止痙湯人參五錢當歸一兩川芎三錢炒黑荆芥一錢水煎服一劑病輕三劑全愈此佛手散之變方大補氣血之虛加之人參氣更旺矣氣旺而邪不敢敵又有荆芥引血歸經之藥血既歸經邪又何能獨留哉且荆芥原能祛邪而不損正氣故兩用之儻不補血氣惟事祛風則血舍更虛風將直入則立殺之矣可不慎哉

人有一時牽搐口目歪張人以為中風也誰知痙病驟發乎夫中風身必戰仆口必吐痰痙症狀似中風而身不顛仆口不出痰而無水雞之聲也蓋中風無風風從內起痙病則風從外入者居多風從外入風自成威不必內痰之助所以但有牽掣歪張之風象而無洶涌閉塞之痰聲也若風自內起者火動生風而痰以助之也故中風無邪無外邪也痙病無邪無內邪也無外邪者不可治風無內邪者不可

不治風耳。然而單治外而不治內。則外風雖去。而內風必生。是以祛風必補正也。用補中益氣湯。人參一錢。白朮三錢。黃芪三錢。升麻四分。當歸三錢。柴胡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壅掣定。二劑。歪張止。三劑。不再發。此方補氣。非祛風之劑。乃以之治瘰。反易奏功者何也。蓋氣虛則風易入。補氣則正旺。足以祛邪。方中用柴胡。乃能祛邪也。少用之於補藥之中。則能提氣以衛正。多用之於補藥之中。則能益氣以祛邪。故用三錢。風難再留也。何必借重他味之多事哉。世人但知參歸芪朮之補正。不知多用柴胡於參歸芪朮之中。尤易祛邪。余故表而出之。

汗門

人大病後。無故一身出汗。日以為常。人以為內熱而發熱也。誰知陽氣虛而外瀉。腠理不能閉也。夫病後氣血必虧。氣不能入血之中。血必逼氣於膚之外。使肺清肅令行。則氣雖欲越出於皮毛。而腠理未疎。何至外瀉。惟大病後。必先損肺。肺先無權。安能禁氣之不固。氣既不固。汗乃氣之所化。而汗隨氣瀉。氣瀉則汗淋漓。遂至一身汗盡出矣。人至一身出汗。又無內邪可散。有不散盡真氣者乎。似較亡陽之症相同。然亡陽身喪於頃刻。而自汗不殞於須臾。何也。蓋亡陽乃熱邪驅之也。自汗乃陰虛促之也。陽暴陰緩耳。治法以補氣為主。兼以補陰。則陰能攝陽。汗亦自止矣。用攝陽湯。人參一兩。黃芪一兩。白芍五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一錢。山萸三錢。熟地一兩。水煎服。二劑。汗少止。四劑。汗大止。十劑。全愈。此以參芪大補其氣。氣足則肺有養。皮毛自固。又益以麥冬五味。則肺不但足以衛外。且可以潤腎水。猶恐汗出太多。必損真陰。加萸熟以益精。使金不必又來生水。則肺益旺。皮毛益固矣。尤妙如白芍收斂肝氣。則木自平。使肺無仇之相逼。則肺氣安。自能行清肅。下行於膀胱。上下氣舒。而心中生液。不來剋肺。肺金有權。得以自主。安肯聽汗自出哉。此攝陽之妙法也。儻貧人無力買參。即倍加黃芪二兩。增入防風五

分。但必多服數劑可也。

人有夢遺之後。身體狼狽。加之行役太勞。或房事太過。以至盜汗淋漓。人以為腎虛也。誰知心氣之熱乎。夫心腎兩交者也。心喜寒惡熱。腎喜熱惡寒。似心腎之相違。然相違之中。未嘗不相合也。夢遺之後。精水自然不足。加之行役以勞筋。房事以損骨。內陰大虧。何能上濟於心。心無腎水之濟。則添熱矣。心熱而腎水更耗。久則腎畏心之取資。腎閉腎宮。心欲下交於腎。腎畏炎而不納。而仍返於心。心無液養。而煩躁念生。然心雖無寧靜之氣。未嘗無專主之權。而相火尚不敢顯背君主。以越出於君主之外。乘其君之假寐。乃竊其資重而潛移矣。故盜汗與自汗不同。自汗者。心不得而主之也。盜汗者。心尚能操其意耳。此汗出自胸間者尤甚。汗本熱也。而越出軀壳。則熱變為寒。正因相火之熱。乃虛火而非實火。況乘君心未知而遁出。非明目張胆可比。熱出為寒。正顯陰象耳。況心原無液。何由得汗乎。亦竊腎餘津。私自潛移耳。治法。瀉心中之熱。仍補腎中之水。水足心火自清。心火寧。汗自止矣。用防盜止汗湯。麥冬五錢。熟地一兩。山萸三錢。黃連五分。生棗仁一兩。人參三錢。丹參三錢。茯神三錢。肉桂五分。水煎服。二劑全愈。此心腎雙治之方也。心腎足。自然復合。尤妙以黃連清心。肉桂溫腎。使能心腎交於頃刻。心腎既交。則君主清明。而相臣何敢竊國帑哉。倘不補心腎。惟是止汗。汗不能止。必且輕變重。重變危矣。烏可用止濕之味乎。

人有夜間發熱。初時出汗。星星。後則漸多。久則每夜竟出大汗。五更而止。人以為陽虛盜汗也。誰知陰虛出汗乎。夫陰虛者。腎虛也。腎臟真陰。陰宜秘藏。何故發汗。蓋腎中之火動之也。腎水非火不養。腎火旺動。似能生水。何以反致洩水。即洩水宜往下出。何又走皮毛旁出耶。不知腎火生水者。乃真火也。真火喜靜而惡動。水靜則真火生水。水動則真火瀉水矣。生水則火能秘藏。泄水則火乃奔越。故腎火動。乃

腎水自動之故腎水自動由於人之縱慾而耗瀉其精也精瀉太多則勞其精矣精勞則水動水動則火動而水不足以濟之也則火且挾水騰出本宮不由下走乃隨火而遊行經絡腠理之間遇毛竅而泄也初則偶而遊行久則夜夜出汗陰氣愈虛愈虛則愈汗毛孔之細路竟成轉輸大道矣然汗既易出宜無分晝夜何以晝不汗也得毋陽未虛乎夫陰陽又相投者也未有陰虛而陽不虛者汗亦陽液安見其不虛不知陰陽各有道路行於陽分則陰不敢奪陽之權行於陰分則陽不敢奪陰之柄夜間出汗則陰走於陰之途至五更則陰不敢入陽之界故汗遇陽氣而自轉非陰虛而陽不虛也治宜大補陰加以陽分之味提陰出於陽分庶幾陰遇陽而止也用補陰止汗湯熟地一兩山萸五錢人參二錢白朮三錢地骨皮一兩沙參三錢五味一錢桑葉十片水煎服二劑汗少止四劑汗止十劑全愈此以萸熟補精地骨沙參補陰消骨髓中虛熱五味桑葉止汗神品參朮健脾開胃補氣聖藥多用補陰之味則水足以制火少用補陽之味則陽易於提陰陰陽水火無偏勝之虞自無走瀉之患又何必滯精之牡蠣斂汗之瞿麥哉

人有飲食之時頭頂至面與頸大汗淋漓每飯如此身又無恙人以為陽氣壯也誰知胃氣之盛乎夫胃氣即陽氣也胃旺即陽旺而分為二者何故不知陽旺者合三陽而言之胃旺者單舉胃一經而言之也胃屬土無水穀之入則胃氣安靜即處飢餓之時其火暗起亦不過在胸膈間而不能上至於頭惟得水穀之氣填於陽明之經則胃中之火借水穀之氣以助其勢遂化汗上升越出頭面之上下也此汗明是胃火胃火既盛宜發汗亡陽矣何以但出汗於上身而下身又乾燥如故乎蓋胃火之盛者由於心包火旺心包生土以生火非助火以害土胃得火生以出汗不同於邪火自焚也故止出汗於上焦而不亡陽於下焦耳治法瀉胃火之有餘不可損胃中之不足使胃平而汗自止矣用收汗丹元參

三錢 生地三錢 荊芥一錢 五味子三分 桑葉十片 白芍五錢 蘇子一錢 白芥子一錢 水煎服 服一月全愈 此方不去瀉胃火 反去滋陰 蓋陽之盛者陰之衰也 補陰則陰旺 自足以攝揚 不必止汗而汗自止 用桑葉荊芥為引經止汗之藥 白芥蘇子為消痰定氣之品 調劑咸宜 抑陽歸陰 化汗為精 又何疑乎 必久服始奏功也 以調胃之劑宜和緩不宜急遽也

人有心頭出汗而他處俱無者 人以為心熱也 誰知乃思慮過度 心虛而無血養心乎 夫心主火 思慮多則火炎 逼乾其液 液乾宜無汗矣 何以心頭反出汗也 不知此非汗也 乃心中之液不能內存 外走而汗出耳 或疑心液無多 安得盡化為汗 不知心為君主 心熱則各臟腑之液盡來相資 因其內熱之甚 不養心而為液反 越出為汗也 汗既多出 無有盡期 臟腑之液何能相繼 勢必心益熱而汗不可止 乃至汗不止而心中乾燥 不眠之症生矣 治法補血以養心 瀉火以生液 不止汗 汗自止矣 亦用滋心湯 人參三錢 黃連五分 丹參三錢 麥冬五錢 桑葉十四片 甘草五分 熟地一兩 山萸五錢 生地五錢 柏子仁二錢 白朮三錢 沙參二錢 元參三錢 丹皮三錢 水煎服 二劑心汗止 十劑不再發 此方名曰滋心實多滋腎之味也 蓋心液必得腎之精上溉而液乃生 故補心中之液必補腎中之精也 補腎而少加清心之品 則心火安靜 液不外越矣 液既不外出而汗又安外瀉哉

五瘧門

一穀瘧症 胸中易飢 食則難飽 多用飲食 則又發 煩易眩 小便難泄 身如黃金之色 人以為胃中之濕熱盛 以成瘧也 誰知是胃中虛熱之故乎 人身脾胃屬土 脾陰土也 而用則陽 胃陽土也 而用則陰 脾胃和同 則剛柔並濟 通調水道 易於分消 安有濕熱之存留哉 惟七情傷損於內 則陰陽不相和合 胃無陰 以和陽 則熱聚而消穀 脾無陽 以和陰 則寒聚而積水 兩相搏激 故昏眩煩悶生焉 於是所食水穀

不變為精華清氣反蒸為腐敗之濁氣也。濁氣則下降者也。濁氣下流於膀胱。膀胱受胃之熱氣化不行。小便閉塞。水即走於陰器而熱散走於皮膚。故一身發黃也。治法。升胃中之清氣。以分利膀胱。則清升而濁易降。水利而熱易消也。用分濁散茯苓一兩。猪苓三錢。茵陳一錢。梔子三錢。車前子三錢。水煎服。一劑水利。二劑濕退。十劑全愈。此以茯苓為君者。利水而不傷胃氣。胃氣不傷。而後佐以去濕熱之品。則胃無火亢之憂。自然脾無水鬱之害。倘不早治之。而水濕之氣流入於腎。則腎被傷。必至腹滿成臃。而不可治者矣。

一酒痺之症。心中時時懊懣。熱不能食。常欲嘔吐。胸腹作滿。然言清了。人以為酒濕作痺也。然酒濕成痺者。由於內傷飢飽勞役也。人善飲者。由於胆氣之旺也。夫胆非容酒之物。何以胆氣旺而能勝酒乎。不知胆不能容酒。而能滲酒。胆氣能滲。則酒化為水。入膀胱而下瀉矣。惟內傷飢飽勞役。則五臟受傷。臟損腑亦損矣。臟腑俱損。胆氣何能強壯乎。胆氣衰。則不能滲酒。無如人之縱飲如故。則酒不能滲。必更傷胆氣矣。胆損不能滲酒。酒必留於脾胃。脾胃又不及從前之旺。則酒入又不能傳之膀胱。膀胱又不及從前之健。則酒入又不能消。下既不行。必返而上吐。上吐既逆。而中州又不可久留。於是濕熱之氣蘊隆而冲於鬲。懊懣而發於心。由是徧漬於周身。分布於四體。盡發黃也。夫心至懊懣。其心神昏亂。可知。何以又清言了了。不知酒氣熏蒸於一時。則見懊懣。懊懣者。欲痛不痛之狀。非心神至於妄亂不寧也。治宜解酒毒。兼壯胆氣。胆氣旺。酒氣自消。酒消水氣自瀉。而黃又何不解哉。用胆氣消酒湯。竹葉百片。澤瀉二錢。柞木枝三錢。山梔子三錢。桑白皮三錢。茯苓三錢。白芍一兩。水煎服。二劑膀胱利。四劑黃色輕。八劑全愈。柞木。消酒毒於無形。酒毒既消。則按本塞源。胆氣自旺。助胆之味。含白芍。山梔。無他味也。餘品不過分消濕熱之氣。輔以成功者也。世人不知治法。或吐或下。皆操刀殺之。可不慎歟。

一女勞瘵其症腎氣虛損四肢痠疼夜夢驚恐精神困倦飲食無味舉止乏力心腹脹滿房事不舉股內濕癢水道濕痛時有餘瀝身盡黃額黑人以為黃瘵也誰知因女色成之乎夫入室久戰者相火助其力也相火衰不能久戰矣而又勉強圖歡則瀉精必多火隨水散熱變為寒矣人身水火不可少者也水衰則不能制火而火易動火衰則不能利水而水易留顧水留宜治火矣然所留之水乃外水非內水也內水可以制火而成液外水則不能消火而成瘵故女瘵乃是濕熱結於精竅之間非血凝而閉於骨髓之內也倘用抵當湯水蛭之類峻攻其瘀血或礬石散硝石之品蕩滌其微陰則促之死矣治宜補腎中之氣又不可有助火之失宜利膀胱之水又不可有亡陰之愆當緩以圖功不當責以近效也減黃丹茯苓五錢山藥五錢人參五分白朮一錢芡實五錢免絲子三錢苡仁五錢生粟仁一錢車前子一錢水煎服十劑瘵減又十劑更減再十劑全愈又二十劑免性命之憂也此症最難治未有不死者亦因色而成瘵苟存堅忍之心絕慾慎疾信服此方無不生者妙在固本以救傷并不逐邪以瀉瘀腎氣日健黃日減矣然或疑此瘵成於腎之無火似當補火何以補陰而利濕耶不知症雖成於無火今病久陰耗又不可以補火火旺又恐燥陰不特無益反害之矣

一肺瘵症鼻塞不通頭面俱黃口淡咽乾小水不利人以為瘵也誰知實由肺氣之虛乎肺旺則清肅下行於膀胱凡濕熱之邪盡由膀胱下瀉則小水大行又何濕之存留水既直瀉則熱亦難留矣惟肺氣虛而後濕熱相浸蒸於胸膈之間肺不勝邪而燥燥則失清肅之令水濕之氣遂乘燥而入燥與濕合而成熱熱濕相留欲分而入膀胱膀胱不受欲走皮毛之數而腠理未疎又不能越外乃變黃色現於皮毛也治宜宣通肺氣健脾胃之土夫建土以生肺金宜也何又宣通肺氣幸腠理密濕邪存於皮膚之內今宣其肺氣萬一毛竅大開濕從汗瀉未必不變為水腫也不知肺氣閉於上而後水氣塞於下

也使肺氣上通則水且下降。況又重補脾胃以生肺乎。此治肺癰。必宜宣揚肺氣也。揚肺利濕湯。桔梗三錢。天花粉二錢。白朮五錢。茯苓五錢。茵陳五錢。黃芩五錢。桑白皮三錢。水煎服。一劑鼻塞通。二劑咽乾潤。三劑口淡除。四劑小水大利。十劑黃盡散矣。此方開腠理而生精液。則肺有潤燥之功。合以茯苓。茵陳。花粉。白朮。則土氣大旺。金氣亦揚。清肅令行。膀胱壅熱立通矣。小水利而黃烏能獨存哉。

一心癰症。煩渴引飲。一飲水即停於心之下。時作水聲。胸前時多汗出。皮膚盡黃。惟目獨白。人以為癰也。誰知乃心中虛熱以成之乎。夫心喜燥而惡濕。然過燥則未免易其性。以喜濕矣。然心中宜燥。不宜濕也。以濕濟燥。可權宜行於一時。不可行於長久。蓋暫可以濟燥。久則必至害心。水乃陰物。陰居陽地。彼此眷戀。而不肯趨入小腸。心又因水之制燥。力不能分消。移水以入膀胱。水停心下。以作泔泔之聲。而臚中乃心之相臣也。見水邪犯心。彼且出火相救。乃合戰於胸間。水得火炎。而熱化為汗。半趨胸前而出。餘水何能盡解。乃旁趨他路不得。故走皮毛而變黃也。目不黃者何故。肝開竅於目。心為肝之子。心病肝宜病也。然肝見心為邪所逼。必以相援。邪見肝木旺。不敢犯肝之界。目正肝之部位。所以熱濕不至於目。而無黃色耳。治法。補肝氣以生心。瀉水濕以逐熱。癰自散矣。白芍一兩。茯苓五錢。白朮五錢。茵陳三錢。炒梔子三錢。木通一錢。遠志一錢。水煎服。十劑全愈。此方補肝。即所以補心。瀉水。即所以補熱。是以黃隨手而愈也。倘徒治黃。而不辨臟氣之生剋。妄用龍胆草等味。必變為寒黃。反難施治也。

一胆癰之症。目黃。一身四肢亦現黃色。但不如目黃之甚。氣逆。手足冷。汗出不止。然在腰以上。腰以下無汗也。人亦以為癰也。誰知乃肝氣之鬱。漏熱團結。而不散乎。夫肝屬木。非水不長。何以得濕反鬱乎。不知肝所喜者腎水也。非外來邪水也。腎水生木而發生。邪水剋木而發癰。蓋肝藏血。而不藏水。外來水多。則肝不受。於是移於脾胃。然外來水。原從脾胃來也。脾胃之所棄。而仍肯容之乎。勢必移於膀胱。膀

新說金卷八
脫又不受。蓋膀胱因肝木濕熱不敢導引而入。以致自焚。於是濕熱復反入肝。肝無容身之地而鬱勃發汗。汗不能盡出。而黃生矣。使汗盡出。未必遽成大黃也。無奈肝之濕熱欲下走腎。腎惡肝木之犯。杜絕不許入境。腰以下腎之部位也。所以無汗而發黃耳。治汗開肝之鬱。佐以分濕散熱。則痺自愈矣。利肝分水飲。龍胆草二錢。茵陳三錢。茯苓一兩。猪苓三錢。柴胡一錢。白茯苓三錢。車前三錢。甘菊五錢。水煎服。二劑目黃淡矣。又四付身黃淡矣。再四付氣逆汗出除。又十付全愈。此方開鬱於分濕之中。補肝於散熱之內。既善逐邪。又能顧正。兩得無失矣。

一脾瘕之症。身黃如秋葵色。汗沾衣服。皆成黃色。涕唾亦黃。不欲聞人言。小便不利。人以為黃瘕也。誰知乃脾陰之黃乎。夫脾土喜熱。黃病乃濕熱也。熱宜脾之所喜。脾乃濕土。又加水濕。濕以濟濕。脾中陽氣盡消。無陽則陰不能化。而成純陰之土。何能制水哉。水存脾中。寒土不能分消。聽水之流行於經絡皮膚矣。凡臟腑之水。皆下輸膀胱。何獨脾陰之水不入也。蓋膀胱行水氣。化則能出。今脾成純陰。則無氣以達膀胱。此水所以不入也。然水寒宜清。而變黃色者何故。蓋寒極似土也。夫寒極宜現水象。水寒則現黑色。不宜見黃。而今見黃者。以水居土中也。如水寒蓄於純陰之地。色必濁。而變寒黃是也。其惡聞人言。又何故。脾寒之極。其心之寒可知。心寒則胆怯。聞人言而惕然驚矣。故不欲聞也。治宜大健其脾。溫命門之氣。佐以利水。則陰可變陽。而黃可愈也。白朮三兩。附子三錢。人參二兩。茵陳三錢。白茯苓一兩。半夏三錢。水煎服。四劑小便利。又四劑黃愈矣。此以水參補脾。茵陳利水。附子溫火。真火生。邪火自散。元陰回。陰氣自消。陰陽和協。水火相制。又何黃之不去哉。

一腎瘕症。一身面目俱黃。小便不利。不思飲食。不得卧。人亦以為黃瘕也。誰知腎寒之故乎。夫腎本水宮。然最不能容水。凡水得腎氣而皆化。故腎與膀胱為表裏。腎旺則膀胱亦旺。然腎旺者。非腎水之旺。乃

腎火之旺也。腎火旺而水流。腎火衰而水積。水積多則成水腫。水積少則成黃疸。故瘰癧易治水。難治也。然治得法。難變為易矣。如腎瘰不可治。瘰治瘰反不能全。必補腎中之火。佐以健脾去濕。則瘰指日可愈也。濟水湯。白朮二兩。肉桂三錢。茯苓一兩。山藥一兩。薏苡仁一兩。茵陳一錢。芡實五錢。水煎服。二劑。小水大利。又二劑。飲食多矣。又二劑。可以臥矣。再二劑。黃盡去矣。此以白朮健脾。然能利腰膺之氣。是健脾正所以健腎。況茯苓山藥俱是補腎。又能利濕。得肉桂生命門之火。則腎中不寒。元陽之氣自透化於膀胱。況苡仁原自直走膀胱。所謂離照當空。而冰山盡消。又何黃之不散哉。或謂發黃俱是濕熱。未聞濕寒而變黃也。吾子之論。得毋過於好奇乎。嗟嗟。黃病有陰黃之症。是脾寒亦能作黃。豈於腎寒而獨不發黃耶。況腎寒發黃。又別有至理。夫黃土色也。黃之極。即變為黑。黑未極者。色必先發黃。腎瘰之發黃。即變黑之兆也。黃至於黑。則純陰無陽。必至於死。今幸身發黃。是內已無陽。陰逼陽外出。尚有一線之陽。在於皮膚。欲離而未離也。故補陽可續耳。倘皮已黃。此方雖佳。又何以救之哉。

人有心驚胆戰。面目俱黃。小水不利。皮膚瘦削。人以為黃瘰也。誰知乃胆怯而濕乘之乎。夫胆屬少陽。乃陽木也。木喜水。濕亦水也。水濕入胆。宜其所喜。何反成瘰。蓋水多則木泛。水太多則滔天沐日。木根不實矣。木不實。則木苦於水也。水少則木生。水多則木死。少陽之木。非大木可比。曷禁汪洋侵蝕乎。此胆所以怯也。胆怯。則水邪之氣益盛。膀胱不能防水邪直入胆矣。水入胆中。而胆汁反越於胆外。而黃成病。治法。瀉水濕之邪。則胆氣亦壯。木得養矣。而又不盡然也。木為水侵久。瀉水但去水之勢。而不能固木之根。木雖剋土。實而生於土。水多則土濕。何能生木。故水瀉而不可不培土也。培土而木始能養耳。用兩宜湯。茯苓五錢。白朮一兩。苡仁五錢。柴胡五分。龍胆草一錢。茵陳一錢。郁李仁五分。水煎服。六劑。大輕。十劑全愈。此方利濕。無非利胆之氣。利胆無非健脾之氣也。土健則能剋水。狂瀾可障也。自然水

新言 卷八
歸膀胱盡由小便出矣。

人有小便點滴不出。小腹鼓脹。二足浮腫。一身發黃。人以為黃瘕矣。誰知乃膀胱濕熱結成瘕乎。夫膀胱氣化而能出水。無熱氣則膀胱閉而不行。無清氣亦閉而不行也。所以膀胱寒則水凍而不能化。熱則水沸而不能化矣。瘕症皆成於濕熱。膀胱之瘕乃熱而非寒也。熱而閉結不解。熱則閉結何以開。寒而閉結不祛。寒則閉結何以瀉。瘕既成於濕熱。宜解熱不宜祛寒矣。然祛寒必以熱藥。溫命門之火而解熱。必以涼藥。益肺之氣。蓋肺氣寒則清肅下行。膀胱膀胱不能閉結也。用清肺通水湯。白朮一兩。茯苓三錢。半夏一錢。麥冬三錢。桑白皮三錢。茵陳一錢。澤瀉二錢。車前三錢。黃芩二錢。薤白子一錢。蘇子二錢。水煎服。一劑小便利。二劑大利。四劑瘕消矣。此與揚肺利濕湯小異。然實有不同也。揚肺利濕湯提肺氣也。此方清肺氣也。二方皆有去濕之味。而利與通則有異。利則小開水道。而通則大開河路也。

瀉門

人有飲渴思食。下腹便覺飽悶。必大瀉而後快。一日夜數次為常也。面色黃瘦。肌肉減消。人以為胃虛也。誰知脾氣之困乎。夫脾與胃宜分講也。能消而不能食者。胃氣之虛。由於心包之冷也。能食而不能消者。脾胃之困。由於命門之寒也。今思飲食。食後而飽。飲後而悶。是胃能納而脾不能受也。但脾不能受何至大瀉而後快。夫脾乃濕土。既無溫煖之氣。又受水谷。則濕以助濕。惟恐久留以害土。願速傳之為快。如黃河水入於中州。無高山峻嶺以為防。又少深池大瀉以為蓄。水過之處。土鬆水泛。易於沖決。不可止遏其勢然也。脾正中州之土。其大瀉之狀。正復相同。治法不宜治胃。而宜治脾。又宜兼治腎中之火也。用奠土湯。白朮一兩。茯苓一兩。砂仁五分。山藥一兩。薤白子二錢。人參五錢。附子三分。半夏一錢。故紙一錢。水煎服。此方人參苓朮皆健脾聖藥。附子故紙助命門助之神品。山藥補腎。砂仁半夏醒脾靈。

丹十子分清濁妙劑。一二服便能止瀉。不必多用也。多亦無碍。自然回陽於既危。生陰於將絕也。

人有長年作瀉。五更必痛瀉。二三次。或五六次。日間又不作瀉。人以為脾胃虛寒也。誰知腎與命門虛寒乎。此亦從脾胃虛寒作瀉而起。久瀉亡陰。脾又傳入於腎。使腎之火不衰。脾即傳腎。久之仍返於脾。而自愈。惟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谷。脾遂傳水濕於腎。而不返矣。五更亥子時也。其位正北。正腎主令之時也。水寒而火不能溫水。乃大瀉。此內經所云大瘕瀉也。用止水之劑。反不能止。必用補水之味。使亡陰速生。尤於補陰之中。兼以補火。則陽旺始能攝陰也。用填坎湯。山萸一兩。茯苓一兩。肉桂三錢。車前三錢。北五味三錢。巴戟五錢。人參三錢。芡實一兩。白朮二兩。水煎服。二劑瀉輕。十劑不復瀉也。此方脾腎雙補。又是分水止瀉之味。則濕氣自解。況得肉桂以溫命門之火。則膀胱亦易於化水。又安有復走大腸而作瀉哉。

人有腹中大痛。手不可按。一時大瀉。飲食下喉即出。完穀不化。勢如奔馬。頃刻間瀉十數次。日夜不休。亡呼吸。人以為火瀉也。誰知肝經風木挾邪而大瀉乎。其病得之夏日貪涼。向風坐臥。將暑熱之氣遏抑藏於脾胃。一遇秋天涼風透入。以剋肝木。肝木之風鬱而不舒。乃下剋脾胃。脾胃之熱遂與風戰。走石飛沙。將腹中所有之水谷盡驅直下。無留一絲以為快。故腹中作痛。其勢甚急。脾胃欲止而風不肯止。脾胃欲閉而風不可閉。下焦關門大開。上焦關門難闔。所以食甫下喉。不及傳化而即瀉也。治法必救其脾胃。而後因勢利導之。然非多用藥餌。星速補救。則三道遲遲。鮮不立亡矣。逆挽湯。人參一兩。茯苓二兩。大黃一兩。黃連三錢。梔子三錢。甘草三錢。水煎服。一劑腹痛除。瀉止矣。此以人參固脾胃之氣。氣不至於驟脫。然奇在大黃也。蓋此瀉乃火留脾胃。非大黃之迅逐。則火不盡散。火不盡流。然用大黃而不用黃連。梔子。則火邪甚熾。未能驟去之也。三味並用。則大小河渠盡行宣洩。又加茯苓以分清濁。又